官兵一致、以情带兵，是人民军队传承至今的优良传统。在第83集团军某旅，某营教导员袁鹏有个融入官兵的好招法："流动住宿"——不搞固定蹲点，每月选一个排住上一周，在朝夕相处中倾听心声、解决难题，把自己与官兵从上下级变成了上下铺。本期"传统今日谈"，特邀请他结合亲身经历，谈谈一线带兵感悟。

——主持人 金雅兰

「我和战士睡上下铺」

——访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某营教导员袁鹏

■晏丽华



问：下连当兵、蹲连住班，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流动住宿"是不是这一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的延续和发扬？

答：可以这么说。上任之初，我发现一个现象，跟战士正式谈心，大家总是客客气气，话到嘴边留半句。一次听到战士私下闲谈，其中一句"回宿舍再聊"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真正的兵情，就藏在朝夕相处的日常里。

官兵到底有哪些困难？领导的想法究竟对不对路？下一步还能做什么？尽管现在通信很发达，通过打打电话、发发微信、看看材料也能了解很多情况，但毕竟隔了一层，没有现场看、当面听、直接问和"七嘴八舌式的"讨论来得真实鲜活。要避免"隔了一层"，既需要"将心比心"的换位思考，也需要"将身比身"的实际体验。

营教导员要统筹全营工作，还要备课授课，住到班排确实不太方便。但想想在全军首创干部当兵蹲连先河的原昆明军区某红军师政委何云峰，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普通一兵，没有忘记服务的对象是广大官兵。还有开国上将、时任原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也曾背起背包住进连队集体宿舍，睡在大通铺最边上。

我看过一个材料，说原成都军区某师王师长刚开始住进连队，和大家相处得很别扭。见他回宿舍，战士们一个劲敬礼，一说话额头就冒汗，还直想往外躲。但他每天提前起床整理内务，跟大家一道排队洗澡，开班务会时搬个小马扎坐在战士中间，慢慢消除了战士的陌生感、紧张感。

如果说历史有些距离，那么身边故事则触手可及。我当指导员时，听说过友邻单位"知兵爱兵"先进典型韩庆波的事迹——新兵下连，他不拿花名册就能准确点出所有新兵的名字；蹲连住班期间落实"五同"，把战士入党、考学、评功评奖等情况记得比本人还清楚；还曾自己掏钱买菜陪来队探亲的战士母亲吃饭。

一代代带兵人的故事印证着同一个道理，白天训练头碰头，晚上睡觉铺对铺，战士的信息就用不着死记硬背，心与心的距离自然而然拉近了。

问：住进班排不难，难的是长久坚持、不走过场。你是怎样把这一做法坚持3年多的？

答：盆栽的植物，有时候再精心修剪，也没有地上长出来的生机勃勃。为啥？因为缺地气。到基层听听呼噜声、闻闻汗臭味、说说心里话，才能深接地气。

就怕带兵人认为"曾经当过兵，什么都知道"，老用自己以前当兵的那一套设想现在基层的情况。殊不知，从外部环境到人的思想，一切都是发展的、变化的、流动的，还用旧眼光、旧方法，无异于刻舟求剑，离真实情况会越来越远。

时常住进班排，与战士们铺挨铺睡觉、勺碰勺吃饭，大家就会跟你交真朋友、掏心窝子。记得有一次，我住进某排4班，搬到战士小黎上铺。我和战士睡上下铺，发现他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原来，那段时间他正备考军校，对自己信心不足。我给他讲自己当年备考的经历，帮他完善复习计划、寻找线上课程。他对我越来越信任，很多心里话愿意和我说。

单位没有建谈心室，因为没有必要——心事有时候是一种隐私，战士希望你悄悄地与他交流，你把他往谈心室里一叫，其他战士看见了就会说，干部找他谈话，他肯定有事！结果本来没有思想包袱也背上包袱了。

问：和官兵同住一周，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作用？

答：其实，不是"同住"的作用大，这只是贴近基层的外在形式之一。关键是心态——能不能以平等姿态和官兵相处，能不能"把手伸进官兵鞋子里感受冷暖"，这才是消弭层级隔阂的重点。

起初，我也曾陷入重形式的误区，比如提前公示住宿计划，谈心时让骨干陪同，有紧急工作就着急结束聊天。这样的"同住"，会让战士们觉得我虽然身子在宿舍，心依旧隔得很远。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我开始随机确定入住时间和班排，战士休息时我就放下工作，陪他们打球、唠嗑，等他们操课时或就寝后，我再回办公室集中处理业务。

贺龙元帅曾说，"人民把亲生骨肉托付给我们了，我们应当关心他们，教育他们"。这句话道出了带兵人的如山责任。尤其是现在年轻战士思想问题隐匿化、人际交往分层化、日常行为网络化等特点，要求我们不仅"活动看兴趣、吃饭看饭量、睡觉看姿势、走路看神态"，还要"头像看更替、上网看关注、花钱看去向、聊天看情绪"，避免身在兵中不知兵、同吃同住不同心。

（程致远、李子博整理）

上图：1958年2月，时任原昆明军区某红军师政委何云峰（中）下连当兵，与官兵同吃同住同劳动。 资料图片

传统今日谈

新疆军区某部官兵从部队前身单位烈士王有镇的事迹中，感悟爱兵情怀——

"把战士们当成自己的孩子"

■吕 超 乔佳凯

遍地英雄

戈壁滩上，秋风夹杂着寒意，掠过那条曾经肆虐的河流。通往红卫洞哨所的大桥旁，抗洪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

一位鬓发斑白的老人，一群整齐列队的新疆军区某部官兵，共同在这里祭奠为国防建设牺牲的烈士。

老人名叫王建新，是该部前身单位第227团副团长王有镇烈士的儿子。1966年，该团奉命挺进天山，修路架桥、建设营房。在1969年一场特大山洪中，王有镇为救战士而牺牲。

这不知是王建新第几次来到父亲牺牲的地方了。不远处，就是那座由父亲和战友们一砖一瓦建设出来的营盘。

"小时候，我对父亲的印象很模糊，脑子里只有一个回家没多久就又离开的背影。只知道他是一名党员，曾荣立一等功。"王建新伸出布满老茧的手，指尖轻轻抚过碑面，动作轻柔得仿佛怕惊醒沉睡的英魂，"直到后来读了新闻报道，还有妈妈留下的书信，我才一点点拼凑出他完整的模样。"

那是1969年6月25日的深夜，该团在七泉湖煤窑沟执行国防施工任务。突发的特大山洪咆哮而来，7连官兵奋力抢救施工设备。本在20公里外指挥部坐镇指挥的王有镇，担忧一线官兵的安危，不顾自己严重的风湿病，毅然赶往工地察看汛情，组织抢救施工器材和落水士兵。

"爸爸那天风湿病发作得厉害，腿和膝盖肿胀疼痛，几乎无法走路。后来9根粗木碰断了3根。随后，洪峰汹涌而来，木筏被打入水底。王有镇用尽力气，把董春明推到安全地带，自己被卷进漩涡……

以前王建新不懂，为什么爸爸对别人的孩子那么上心，对自己家人却那么"狠心"。但年复一年来到父亲战斗过的地方，看到年轻战士青涩的眼神，王建新觉得，他理解了父亲当年的选择："父亲是把战士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孩子有危险，他在岸上怎么坐得住？"

57年后，第227团已经完成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王有镇心怀基层、甘于奉献的精神，依然在他曾战斗过的地方长存。

听着烈士后代的讲述，该部警卫勤务连第16任连长安晓东感到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战士是很可爱的，有时他们对你亲近和信任，只因为一个不起眼的温暖之举。"安晓东想起去年深秋的一段经历——那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样打着手电查铺，当微光扫过维吾尔族战士艾力那扎尔的床铺时，发现他整个人缩在被子里，身体微微发抖。安晓东伸手一摸额头，全是冷汗。一问才知道，他牙疼好几天了，不愿意麻烦连队干部才一直忍着。

"咱们都是一家人，有啥麻不麻烦的！"安晓东二话不说，马上安排车辆送医。到了医院，所有手续他一手办理，整夜陪护没合眼。艾力那扎尔躺在病床上，半睡半醒间，觉得安晓东忙来忙去的身影像极了家人。

"你用什么样的情感对待战士，战士就会回馈你同样的感情。"这样想着，安晓东脑海中又浮现出战士小满的脸。

小满刚入营时，性格孤僻、说话带刺，生活中独来独往，训练成绩时好时坏。安晓东知道，要走进他心里，不能使蛮劲，只能慢慢来。于是，训练场上多了一个手把手教动作的身影，饭桌旁多了一个耐心倾听的听众。安晓东没有疾声厉色的批评，只有日复一日的陪伴，在他想要放弃时推一把，在他取得进步时点个赞。润物无声的关怀，慢慢融化了小满心中的坚冰。曾经沉默寡言的新兵眼里有了光，脸上多了笑，训练成绩稳步提升。退役时，他抱着安晓东哭得像个孩子："连长，谢谢你在我都快放弃自己的时候，还相信我。"

"老前辈请放心，新时代带兵人同样会把全体官兵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带领队伍创造新的业绩。"安晓东作为官兵代表，走上前与王建新并肩而立。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纪念碑上，仿佛也洒在两代人心头。





官兵的事不解决，炕再大也睡不好

■晏丽华

传承进行时

通知下发了，场地协调好了，零食也摆上了桌……一个周末下午，军事科学院某部干部李君张罗了半天的群众性文体活动，来的人却寥寥无几。李君上任这段时间，类似的事不是第一次发生——组织活动没人响应，谈心交心聊得不透，大家客客气气，对他就是热乎不起来。

"每天忙忙碌碌，工作一点没少干，可凝聚力就是上不来。问题出在哪儿？"汇报工作时，李君向政治工作部王主任求教。王主任指着一份新鲜出炉的红色教育基地开发使用工作报告，说："这个基地里就有答案。"

20世纪60年代起，创业先辈扎根山沟、白手起家，投身国防科研事业，留下不少老物件和历史资料。近几年，该部在创业旧址的基础上还原了当年的办公楼，并设置展厅，作为开展优良传统教育的红色基地。

走进一间办公室，李君看见桌上有一摞巴掌大的小本子。他翻开其中一本，密密麻麻全是手写的蝇头小字，扉页上还有手抄的4句话："为人民操心最情愿、为人民斗争最幸福、为人民吃苦最愉快、为人民献身最光荣。"

"这是当年部队乔政委的'为兵服务'清单。"通过王主任的描述，乔政委的形象在李君心中渐渐丰满起来——那时，为了祖国需要，很多大学生义无反顾来到山沟沟开展科研，但他们的家属一时过不来。乔政委便在兜里揣着本子，逢人便问家里有啥困难，记下来并帮着协调，下次见面还要追着问："问题解决了没有？"

有一回，他打听到一名战士的父亲去世了，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日子过得紧巴巴。他没声张，自己跑驻地县委和公安局，把战士爱人的户口办了下来。等战士出差回来，爱人已经安顿好了。乔政委还跟他道歉："指标少，先把你媳妇接来。其他家人的户口，我再跑。"就这样，很多人的家属被一个个接来了……

"计划经济时代，生活物资凭票供应……"这间办公室旁边的房间，被改造成视频展厅，正播放着前辈们口述的音视频资料。那时，很多物资限购，乔政委用自己的票、工资补贴战友，还动员亲戚朋友排队去买物资，再挨家挨户送去。听说一名年轻干部结婚时没房子，乔政委一家硬是挤出一间给他当新房。

"他们的事不解决，我总惦记着，炕再大也睡不好。他们的事解决了，我就睡踏实了。"乔政委的话，道出了千千万万心系部队建设、心怀官兵利益的领导干部的心声。

"总惦记着""睡踏实了"——李君细细品味这两种心境，反问自己任职以来有没有睡一睡士兵的床铺、吃一吃士兵的饭菜、闻一闻士兵的汗味，是不是满足于通知下发了、活动开展了、工作部署了，甚至存在"不怕官兵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的错误认识。反问的结果，让他出了一身冷汗。他提醒自己，要带着感情干工作，把战士放在心里，感受他们的可亲可爱可敬。

这天晚上，李君接到一名战友的请假电话，说家里闹矛盾要处理。他越想越不放心，连忙赶往战友家。他和战友家属坐在沙发上唠家常，说这名战友在单位的表现，谈领导对他的评价，详细讲清单位的纪律规定，帮他们化解了内心的疙瘩。这名战友第二天照常出现在项目攻关现场，后来还主动和李君沟通家庭情况和心态变化。

如今，李君的工作备忘录里，不只有会议通知和任务节点，还记录了更多细节：老张爱人住院，需要协调陪护假；小刘个人感情出现问题，必要时要靠上去谈心……他真正明白了，架起"情"的桥梁，才能实现"心"的交融。



光影时空

瞬 间

上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空军某部干部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深入基层、服务官兵。图为吃完饭后副政委（右一）和战士一起洗碗。 资料图片

左图：野外驻训期间，第76集团军某旅一名指导员（右四）与战士席地而坐，一边用餐，一边聊家常。

刘晓荣摄

点 睛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一日三餐，本是生活常事，但对一名党员干部来说，吃什么、在哪吃、怎么吃，里面有政治、有作风、有传统。

当年在中央苏区，干部与士兵一样每天只有5分钱的伙食费，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粮食紧缺时还要吃野菜；抗美援朝战争中，一个苹果让着吃、一壶水轮着喝，彭德怀要求把国内运来的慰问品一律发到基层官兵手中；野外驻训期间，吃饭时战士不打满、干部不端碗……这都彰显了古代兵书所说的"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也符合朱德同志强调的"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为哨兵做份热汤面，为病号送上营养餐，为新兵制作迎新饭……军营的灶火，升腾着大锅菜的香气，温暖着官兵的心田。大家端起碗，边吃热乎饭，边拉家常、聊训练，把暖人心的工作拓展到食堂、延伸到日常。

（臧乾雯）